



南村輟耕錄卷之七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

以書法稱雄一世書入神品其書入

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

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闊至後方

知為公書公自題云業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

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

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

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患自五歲入小學學

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

而吾良鄉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徃徃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

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法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玄寶坊居上頭鐘聲夜渡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跡之石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權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官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

東事群閣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
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
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
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臨
濟寺前以俟潮頽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
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
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
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
語甚善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
始知為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

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
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覩天日帝喜
敕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難易世其稱
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
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走州治北自州出
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
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山旁廣
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翳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脩
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

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人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離他處識者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竒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

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尔絕無有也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内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羊先生獻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内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

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
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讀
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
子一人嘗聞陳之子第言舜為父瞽叟眚目而致明乃
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
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双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
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
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
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
諱天祐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
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
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昇風金屈
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
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
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自後

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

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色淡紅

避者達深紅色石薄方嬌

昔刺泥色黑紅

苦木蘭紅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刺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鵲

紅亞姑上有白水

馬思良底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上等深青色

你藍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下等如冰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即回回子文理

乞里馬泥即河西子文理

荊州石即襄陽子色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

日伐木溪澌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

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

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
夫婦來回首翹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岩穴中
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
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筭生掇取畸零仍
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事鄰家疑其為盜告其
姊之夫嘗為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
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
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
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
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

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恠之
夫歸共取視鑄鑰如故感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
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
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為
編民所得民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
得金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
為貪婪妄求者勸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
之侍史官婢

唐鄭能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

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娘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孟蜀主一錦被其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

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

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揚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

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宋季叅政家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

旬餘未能愜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

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

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

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

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時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

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

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而不

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江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址士

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闔人不為通刺苟

不出日即於門首挂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脩葺前廳梁內

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

定數云

恒陽庶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
凱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中書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
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
見王之兄弟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
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略
不荅薊公出整復晚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
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
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
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襁縷袖詩求

見王之兄弟皆擲揄之薊公復為入言急令鋪設坐椅
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
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
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
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
等不能無疑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重
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
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
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
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

功於名教者也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雇一僕役時選一能應對
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
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
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
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
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二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
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太參公相公驚問以實告
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

電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
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
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
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
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
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為最多信
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
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
林五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
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二色食之味辛

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屬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出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筭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誓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剋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峩峩睢孽蔓乘兵塗眊膏國武之興嗒尔尸素營賄朋城弗典守妖孤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齧服倒授太阿儻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水網常淪隨綫絕罔憑胡為優徐倡冶容倚市矜鬢妖驅之俾侑樂頰玉肆詈無凌兢噤謳禡舞餘怒髮植鬢髻鉛為鋼刃割膺載營霸灼上升頤守臣鉅儒汗慙銜愧死莫懲二義磅礴忠義氣獨出下里孰可

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塍尔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
譽聲繩繩汗瀆流回清激蓋吳嘗室其少女且與生子
名教中所不齒者一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
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
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
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
膏之罵至死不絕後閩臣以聞持封英烈夫人且賜廟
潘紫岩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
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
魂雪鬼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燭熏天雖厚祿重臣歲冠世儒
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麾之下而併下賤乃能
奮不顧身獨何仁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
而無有為之舉申

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

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外較其多寡
如一巢而三外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窠一乃
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
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鵬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
至名曰鷹背狗蓋

至正乙未五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
聲且漸近驚走覘視已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
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筭迤運由西
北方而沒惟封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要悉揭去屋內
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
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恠事竟不可曉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
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
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
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

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
訴曹弗之碩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平江路達魯花赤六十不避譴斥力爭以為不可竟無
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報

曹公克明銓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
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啓封
漫尔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謂苦無好辰
砂公曰我有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
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如人也時
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

文穆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時
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中畫
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搃管者搃其事劉命若
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著筆因取
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
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耻
下問吾當告焉著先配定尺寸畫為軀體然後加以衣
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為之果善

南村輟耕錄卷之七終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
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宗董
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迺
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
刻鵠之不成也

寫山水訣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
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皮

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

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

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

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

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

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

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

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

則要滯筆間用縹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恠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痕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

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練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

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模煇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礮頭
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礮了
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為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畫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遍然後上幘子礮法春秋膠礮停夏月膠多礮少冬天礮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
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

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然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恠汝可就南高峯頂為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

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噬其主者至死乃已

吾鄉陳剛中先生浮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千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脯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髮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

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
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
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
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
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
塞北倚黃昏蠻煙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
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
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
人也已

吾鄉李微之先生

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

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
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
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
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
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鞵草屨
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
蛟蜨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
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
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一鼠噉
枯藤鴛鴦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墨字

韻詩入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
渾如天地尚函三
橋邊驢子詩何惡
帳底羔兒酒正酣
竹委長身寒郭索
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來此擒元濟
一洗江南草木慚
寫訖便出門留之
不可得問其姓字
亦不荅皆驚訝曰
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為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微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

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之
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相逆出入以構賄賂號為
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
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
嘗不領之天下費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
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摠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
關節牛軛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
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
不為無祖矣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入陰鷲酷烈嗜斬
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
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
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
判阿魯恢摠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苟緣入中國不
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獸之行絕天
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楊子宿留
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時江
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
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

接急星火駟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抗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人粟空名皆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搖荅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策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伍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猺曰獠曰狔狔曰狔狔字皆从犬則諺所謂猫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

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即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飛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按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替者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刺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戢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負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

刑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
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
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太旺敗完者自嘉興
來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兵深
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
至無寸草天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
已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提
督官邁里古思達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為
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
而已禁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

為郿陽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
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
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珎等皆先魁
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牲
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
露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
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宮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
親王為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
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
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開城

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 國家之不幸也
國以民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在於
明黜陟嚴賞罰奉將 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培
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它竒謀遠畧而
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兕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
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
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寔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則
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 君愛民之道頗
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

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
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
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
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產刈殆盡
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
也

周待制白岩先生仁榮 買地於府城之鄭捏兒坊鞫義塾
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絕數尺有青石獲雙硯硯有
疑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尔後先
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 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

弱齊俗偽為捏兒云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而答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它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邪即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

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德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嚴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

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咏胡婦云双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罔姓

江鄰幾雜誌云丁正臣賣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

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艷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劔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

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南人方言曰温暎者乃微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

温暎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暎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

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告曰

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它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

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

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感若將赴

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

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双直鈔三十餘

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穎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菹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

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史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咲曰則公便自研朱漢子也

吾響稱舟人之老者曰長年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年三老之意

橋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盲風恠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盡

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
人皆叫踴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懸橋
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
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
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
野燐視昔時之繁華一如夢也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乙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
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梧桐色白而微青
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戛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
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

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錄叅
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筭曆者鄒淮
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
過達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
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穆季姑嬖反戈一
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
掬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
來剋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為礫
之區視它群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
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浙省叅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各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
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閔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剋
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
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既恭且
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体
矣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